

在清醒 与麻木之间

谨以此作献给我的妻子，她从不间断地
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不要活在某些沉重
的回忆里。而现在的我，终于可以毫不
掩饰地回答她：好的。

尚笑
著

作家出版社

2012.11.14
Ryota Hayashi

在清醒

与麻木之间



尚笑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清醒与麻木之间 / 尚笑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063-8365-3

I. ①在… II. ①尚…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0536号

在清醒与麻木之间

作者: 尚笑

责任编辑: 张平

装帧设计: 史小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230

字数: 271千

印张: 22.5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365-3

定价: 3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终于抛掉了愧疚的重担，我的心在微笑。

——崔斯特·杜垩登



| 目录 | Contents

- 一 Limp Bizkit——《My Way》 / 001
- 二 A君的色情漫画与成人杂志 / 007
- 三 入学手续 / 013
- 四 一个人 / 019
- 五 纯子 / 025
- 六 吉祥寺 / 032
- 七 图书馆 / 040
- 八 去大阪 / 048
- 九 不是那样的意思 / 058
- 十 洗碗与旧钞票 / 066
- 十一 去看星星 / 074
- 十二 大学 / 087
- 十三 “关于现在” / 102
- 十四 雪 / 113

-
- 十五 退烧 / 126
- 十六 Rugby? / 135
- 十七 花火大会 / 149
- 十八 手相 / 157
- 十九 牛排与荞麦面 / 172
- 二十 反抗 / 188
- 二十一 江之岛 / 200
- 二十二 一千个破碎的白日梦 / 211
- 二十三 町田 / 220
- 二十四 Lineage II / 233
- 二十五 深夜的便利店 / 245
- 二十六 三十岁 / 261
- 二十七 虹 / 272
- 二十八 短途旅行 / 273
- 二十九 寿喜烧 / 286



| 目录 | Contents

- 三十 毕业 / 298
- 三十一 夕美 / 301
- 三十二 暗黑城 / 312
- 三十三 酒精依存症 / 324
- 三十四 暗黑城 II / 332
- 三十五 梦 / 341
- 三十六 北京 / 346
- 终章 / 350

一 Limp Bizkit——《My Way》

二〇〇二年七月一个闷热的午后，波音客机轰鸣着降落在东京市郊外的成田机场，靠窗坐着的我被降落的颠簸所震醒。看看机窗外，飞机还在高速滑行，一路都在睡觉的我突然醒来，接着就是严重的头疼。

为了不使头脑涨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日籍空中小姐走来，用日语问了我一些什么，我没有听懂……只是头有点晕^[1]。

离开了一起作为事业搞了六年的新裤子乐队，我算是彻底叛逃了北京摇滚圈子。至于为什么跑到日本来，那时的我也好现在的我也好，都没有办法一一解释清楚，还来不及找到合适的理由，我就已经作为为数不多的七零后，跟一大堆孩子们表情严肃地踏上了东京的土地——这个闷热的乱糟糟的超级城市。其实从到东京的第一分钟开始，这个城市就没有给我带来太多新鲜感，那感觉很奇怪，就像过了很多年，你终于回到故乡，既熟悉又陌生。当然，说是故乡有些夸张，那完全是我的想象，当时的我连怎么坐机场大巴都不知道。所以，我可能是日剧看多了。

在来东京之前，有一次在家里我真正意义上拥抱了我的母

[1] 在此向一九九六年版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致敬。

亲。她为我即将远去而感到伤心与彻底的无助。我告诉她这都没什么，我只是坐三个小时的飞机去一个岛国玩上一圈而已。但她仍然经常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自己偷偷抹眼睛，这都是后来我父亲告诉我的，虽然在北京机场送我的时候母亲表现得很坚强。

而事实上，从踏入东京成田国际空港到出口大厅的一刹那，我就忘了父亲和母亲，甚至忘了跟我一起来的二十多个同学。对我来说这是个新世界，我有点紧张。于是我拖着行李直接走进空港的公共卫生间，迅速找个格子钻进去并从里面插上了门。没有想上厕所的意思，我只是需要一个没人的地方安静安静，这是我好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遇到事情或是环境有所改变时先要静一下，大概想想接下来怎么办，而且尽量是一个私人性质的空间。在家里自然有自己的房间可以让我停下来思考或是发疯，在外面可以躲到出租车后排座位上。在公共场合的话，卫生间格子是最好的选择，比如走进某个商场或某个公司或成田机场。

我忘了当时那里面是一股什么气味，现在只记得很香，人造清新剂的味道。我也忘了当时卫生间里的BGM（背景音乐）放的是什么，只觉得是跟这香气很配的音乐。

坐在马桶上，听着不知道曲名的BGM我慢慢抽了根烟，算是稳定一下情绪。磨蹭了大约十分钟，我终于感觉自己的表情已经不再僵硬，才把烟头扔进马桶里并长出了口气。OK，开始留学吧我！我对自己说。虽然那时候还不知道日本的公共设施是不能抽烟的，甚至都有烟雾报警器，不过反正什么也没发生，抽了也就抽了。然后我起身拿行李，这时候马桶自动冲水了！自动冲水了！我吃惊地回头看了看自己身后一个安置在墙上的暗红色小方块，中间有个很小的红灯在不停地一闪一闪。我又坐回马桶上，等了十几秒再度起身



回头看暗红色的小方块，果然马桶又自动冲水了……

现在我才真正有了离家很远的感觉，实感上来了。那时候我在北京还没见过自动冲水的马桶，我果然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从厕所出来我开始重新审视这里，这才发现整个国际线出口外面其实挤满了人。我的同学们扎成一堆叽叽喳喳地乱叫着，边上 是匆匆忙忙走过的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没人多看他们一眼。然后跟日剧里看到的一样，好多女孩子穿着学生服，传说中的休学旅行？不少人的行李车上放着巨大的滑水板。脑袋上顶着东西走路的印度人也看见了。这里还有不同国家来的各种旅游团，举旗子的日本导游都穿着黑制服，手里拿着钱和护照还有机票之类的东西。旅客们则无一例外显得很茫然，到处是迷途的老外。在我头顶上是巨大的飞机时刻表，用我那时候还不能完全看懂的文字写着航班号与时间等。机场广播都是日语先说一遍，然后是英语，但两个我都听不太懂。大大小小的商店与服务台遍布各个角落，每个柜台后面都是穿着同样制服的机场服务人员。她们不但有同样的制服，还有同样的笑脸。

我走回一堆同学当中，他们正吵着要推举一个人去买大巴票。跟出发的时候一样，没人送我们出来，同样到了这里也没人来接。倒是我们每人都有一张行程表，上边写着到成田空港后应该怎么办，坐什么车，发车时间，到哪里下，以及乱七八糟的注意事项。

我大概扫了一眼，整个队伍少了将近一半人，后来听同学说，有找地方抽烟的，有买东西的，有上厕所的，反正一下子就散了。剩下的这些人恐怕是心里没底不敢乱跑的，最大的原因是语言不好怕走丢了。看见我回来了，他们就七嘴八舌说着让我去买大巴票。其实我的日语也没那么好，不过他们可能觉得我算是不错的。好吧，我去买。

看了看行程表上的大巴站台号，我直接找了一个写着Information的柜台询问。坐在柜台后面的两个日本女孩很有礼貌地对我鞠躬，然后摆出各种手势，同时说了一大堆话，接着面带笑容等着我开口。我直接把行程表递上去用手指了指池袋王子饭店（确切站名），她们两个看看我又看看我的行李，接着又说了一堆话……最后两个人同时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柜台，这时候我听懂了bus这个词，也没说谢谢就直接走向那里。到了她们所指的柜台后看到一个时刻表，从一堆时间和地名里，我马上发现了“池袋”两个字，但后面还跟着各种片假名。以我那时的日语水平，汉字和平假名还可以，片假名则一个都不认识……没关系，说英语应该能沟通，我想。于是我开始排队。在我前面排的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因为他们都说日语也都是黄种人。还有几个是欧美来的，男人挺着巨大的肚子，女人戴眼镜，像是夫妇，旁边两个男孩子都戴着棒球帽、穿T恤和短裤，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张地图。

排到我的时候我又看了看时刻表，用日语说出“池袋”，然后说了英语Prince Hotel，加起来就是——池袋Prince Hotel。柜台后面的女孩和刚才Information那里的女孩一样，先是对我说了一堆话，然后是同样的笑脸。我估计她应该听懂了，于是我接着说要买多少张，女孩微笑着点点头开始出票。我居然蒙对了，她刚才的一堆话应该是问我一共买几张。

拿着票我走回一堆同学那里，发现人差不多齐了，有几个还向我炫耀着手里的可乐，说是从自动贩卖机买的，一百日元一个。把钱放进去按一下要买的东西，咣当一声就会从下面掉出来。我说你真厉害。其实那玩意儿几年前去香港演出的时候早就玩过了，不过确实那时候北京还没有普及自动贩卖机。

把票发到每个人手里，我开始带着一群人找大巴站。说实话，



我只想尽快摆脱这群乱糟糟的同学。这时候我听一个女同学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现在我都记得。她说：你们都别嚷嚷了！在日本不能大声说话！……说完之后大家的的确静了一下，两秒左右？但我们几个北京孩子紧跟着回了一句，傻×吧你。结果所有人都跟着大笑起来。看来以后跟这个女同学做朋友是不太可能了，不过没关系，反正她长得也不怎么样。

一行人找到大巴站，几号我忘了，只记得当时就是热，北方人受不了的那种潮湿加闷热，没干什么身上就是一层水，整个黏了吧唧的，空气吸起来像是成团的固体。好在没等多久巨大的空港大巴就缓缓进站了。去池袋的没几个人，除了我们这些留学生在车站排成长长一队。机场大巴站的工作人员看了我们的人数，直接把我们的行李都聚在一起，也没用我们排队就全部收进了大巴宽大的行李箱，接着用日语示意我们快点上车，不要影响后面的旅客。看我们人多势众，排在我们前面的人也都躲到一边去了。

互相推搡着上了车，我找到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望向车厢最前面，我看见司机上方有一块电子显示屏，绿色的字显示成田国际空港。这算是放心了，就算听不懂报站名的广播，每到一站看这个显示屏就应该可以了。

等了十几分钟空港大巴开始移动起来。我和身边坐着的忘了是谁的同学随便聊了几句，就草草结束了谈话，接着拿出随身听，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周围的叽叽喳喳瞬间被Limp Bizkit轰鸣的吉他和沉重的鼓声所淹没，我又能暂时享受一个人的世界了。耳机里Fred Durst神经质地唱着《My Way》，这才是应该有的声音。

听着音乐，我看着车窗外迅速向后退去的景色，不知道为什么丝毫也开心不起来。就像一开始我说的，这一切看起来丝毫没有新鲜感，除了自动冲水的马桶算是个小惊喜以外。本来应该是一个完



全陌生的地方，可是有些什么东西就是让我感觉很熟悉，让我觉得不像是刚刚到来，更像是刚刚回来。

坐了一会儿我从兜里翻出记事本，那上面记满了到东京后要办的事情，要买的東西，还有一些常用的日语生活会话。随便翻了翻我觉得这些实在是可有可无，不是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真到了才会知道，就算你有再多的准备，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人跟你说上一句陌生的语言，所有的自信瞬间就会崩塌。

翻过这几页，记事本后面是一大串电话号码，家里人的电话，国内朋友的电话，有的还标注了住址。现在看这些东西突然觉得很陌生，我觉得这里面有些人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联系了，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接着我把记事本翻到最后，这里有新写上的电话，纯子的电话。她在日本的手机号码和在大阪的住址。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完全把电话记在脑子里。我知道我第一个要联系的人是谁了，确定了这件事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有些安心感。接着我把记事本重新收好，换了个舒服的姿势靠在车窗上，又看了一会儿外面的景色。离我很远的天空中仿佛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金色齿轮在慢慢旋转，忽隐忽现，我不确定是否真的看见了，也许是大巴车窗映射出的某种倒影也说不定。之后我就闭起眼睛，不再关心了。

Fred Durst怪异的唱腔还在继续：

I'm a do things my way!

It's my way !

My way or the highway!



二. A君的色情漫画与成人杂志

一路上我除了听音乐还是听音乐，跟边上的人没什么话说，毕竟连是谁都想不起来了。现在能记起来的只有大巴开上首都高速的那段风景。也算不上是风景，不过是一排排办公楼和居民楼的罗列而已。那天应该是个晴天，阳光很足，我记得那些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楼群，在强烈的太阳光的照射下看起来很晃眼，甚至有些还泛着锐利的白光。并且每栋楼的最上面都无一例外挂着巨幅广告牌，内容从日本清酒到进口汽车各不相同。竞选用的宣传广告也能看见，某中年与青年政治家或微笑或愤怒或一本正经或自信满满的大脸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大脸旁边都写着竞选标语，那时的我一句也看不懂。这里的各种政党随便谁都可以出来捞一把，反正都是骗子，表情看上去都很假。

这一路上我能记住的就这么多，除了楼还是楼。也许是因为首都高速基本上都以高架为主，对于地面上的树当时没怎么注意，因为从高架上看不见。后来才知道，东京这地方的绿化程度比北京好很多，地面上基本看不见土。其实当大巴从高架下来开上一般道路以后，我们是有机会看看街景的，不过当时看到了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进入市区后，大巴的速度开始慢下来，停停走走，虽然算不上

堵车但也不是跑得很畅通。之后在我们谁都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大巴突然在一栋当时觉得很高很大的、有着暗红色外墙的建筑前面靠边停下了。到了？谁也不知道。停稳后，司机沉默着打开车门，车下面走上来不知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他们站在车厢最前面互相说着日语，我坐在后面听不清楚，直到看见最前面的同学开始站起来下车，我才觉得可能是到池袋了。

一堆人乱哄哄地下车后，大多数人都在伸懒腰，该照相的又开始啪啪啪地拼命拍起来。我心想，从此就要在这鬼地方不知道待上多久，有什么可拍的。所有人的行李都从车上卸下来，司机关上大巴门，就把车发动起来慢慢开出去了。没有我想象中日本人的各种喧哗各种客气鞠躬。原来在这里开大公共汽车的也就是这样，一般人而已。

大巴开走后，那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开始对着我们说话——用中文。原来是语言学校老师来车站接我们。是不是有人在机场给学校打过电话了？反正不管怎么说终于顺利到达，并且也终于有人能来管管这帮人了。

老师们在短暂的自我介绍后就开始给我们分配住的地方。我一心想着要和北京的几个哥们儿住在一起，结果他们被分到了学校的公共宿舍，日本叫寮。我和一个……比我小几岁来着……反正是一个小子，我们被分到了一起。其他很多都是好几个人一起住的，怎么就我们两个？而且听说在学校分配的地方要住满三个月才能有资格自己租房子，不知道这个规定有什么必要，反正有地方落脚就好。后来才知道，学校校长也经营房地产，原来我们被强行要求人住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他名下的，而且房租不便宜。现在想起来，我们一下飞机就先让自己人黑了一把，干得漂亮。

被分配之后，一个日本老头儿负责把我和同屋带到住处去，这



个家伙会说中文，而且说得不错。路上的情况忘了，坐的是地铁还是电车也记不清了。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就是下车以后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高架桥上……这车是怎么开上来的？

出了车站是商店街，几个超市和便利店围在车站周围，中间空出来的地方是出租车和大巴停车场。身边则插满了各种彩旗和超市宣传画，大都顶着太阳看起来没什么生气，一动不动向下垂着。我也一样。

这地方叫成增，隶属东京都板桥区，我们出来的地方是成增站，面前的商店街是成增商店街。不是什么有名的地方，但也不算不上乡下，貌似离市区不远，我没办法用北京的地理位置来形容。反正，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家。

跟着会讲中文的日本老头儿，我们出了成增商店街一直走了几分钟，然后右转走下一个大坡，进入住宅区。街两边我记得有间小酒吧，有个肉铺，有个药店，有个理发馆，还有一个专卖二手书、CD、DVD等在日本很有名的大型连锁店——Bookoff成增店。住宅区里很安静，没看见什么人，两边是成排的盖成两层或三层的居民房，简单来说就是像《机器猫》里那种随处可见的民房，很干净，很整齐，日本叫一户建。

后来一路上没再拐弯，我心里想着还好，至少从车站到这里不会迷路。继续走着走着，老头儿却突然拐进一条很小的路，比北京一般的胡同还要窄。我正要努力记住这路口是什么样，结果马上他就停了下来，在一栋……二层的灰色建筑前停了下来。接着他笑眯眯地对我们说，到了。

话说这种建筑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就算是楼吧……但全部只有四户。一楼左手右手各一户，二楼同样。看起来很小但很结实。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结实。日本的建筑是根据材料来分的，大概分起



来是木制建筑和钢筋混凝土建筑。木制建筑一般都很老，房间都是和式，也就是传统日本式的，地板上铺榻榻米。钢筋混凝土型的一般来说比较新也比较好看，里面是木地板，算是洋式，跟我们北京的差不多。

我眼前的这个就是洋式。灰色的楼看起来不大但是很精致。精致是说，从外面看，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目测感觉整栋楼都真的算不上大，那也就是说里面也不会大……

简单介绍了几句，老头儿打开一楼右手边的门，让我们进去。门口的地方比室内略低，叫玄关，是脱鞋的地方。这时候老头儿自己已经脱鞋进去了，于是我们也搬着行李在门口七扭八歪地好不容易脱了鞋进到里面。

果然很小，但室内竟然还有二层……进到屋里，三个人加上行李箱就已经剩不下什么地方了。有一台很小的电视机，一个冰箱，一张很简陋的由四根金属棍、一个金属框和一块板子组成的单人床。仅此而已，至少还有电灯。往里面走是厨房，厨房边上有一道门，打开后发现是带浴缸的洗澡间加厕所。大小也就够一个人站。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防水材料的，踩在上面嘎吱嘎吱响。

简单说明了煤气、电的使用方法，还有水的使用方法后，老头儿问我们还有没有问题，我和刚认识的同屋四目相对互相看了一会儿，没得出什么像样的结论，就表示没事了。于是老头儿笑眯眯地在玄关穿上鞋，准备离开，临走时又交代了什么时候到学校报到，还塞给我们一份地图，另附一份说明，是教我们怎么坐车的。

送走老头儿，我和同屋开始琢磨如何规划这个屋子。我真忘了他叫什么，提醒一下也许我还能想起来，暂时称为A君吧。不过无所谓，这家伙一共也没和我住几天，后来就消失了。分配如何睡觉

